



XINGERSHANGXUE DE
XIANDAI KUNJING

形而上学的 现代困境

李朝东 / 著

希腊有日出，喷薄欲破晓。理性或神性之光照耀下的西方形而上学，
经过两千多年的逻辑演绎，步入二十世纪以来的困境。昔日奥林匹亚山上
辉煌的日出，现代竟要沉沦为悲壮的日落，哲学真的要终结了吗？



人民出版社



XINGERSHANGXUE DE
XIANDAI KUNJING

形而上学的 现代困境

李朝东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 娜
装帧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 / 李朝东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01-020406-2

I. ①形… II. ①李… III. ①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850 号

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

XINGERSHANGXUE DE XIANDAI KUNJING

李朝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8.75

字数：236 千字

ISBN 978-7-01-020406-2 定价：6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To be or not to be.

这是一个使西方伟大哲人殚思极虑的形而上学课题：存在还是不存在。

这是一个令哈姆莱特发疯的有关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道说的这句话，蕴含着人们在世的生存过程的形而上学本性及其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追求永恒、超越生命的有限性，把握人之为人的终极价值，对人类这唯一知其必死而又渴求不朽的高等动物而言，是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当人们面对死亡带来的价值困惑，以及生存价值和意义的虚无时，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求证就成了哲人的使命。

这就是人类在世的生存践行与形而上学终极追问的内在相关性。

在古典时代，理性和上帝都曾绝对肯定地给出了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因为在上帝之光或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从此在到彼在、从有限到无限、从相对到绝对、从此岸到彼岸的永恒超越之途展示着世界和人生的全部意义。

但是，理性对永恒的追求曾预示了文明的曙光，也泊走了文明方舟的最后一位渡人。因为，永恒的意义永远不能被绝对地证实或证伪。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超人将诞生。人挣脱了上帝的怀抱已然觉醒。可是，尼采在杀死上帝的同时，也放逐了理性。

尽管理性和工业技术的大规模合作不断制造着现代社会的奇迹，但挣

脱了上帝怀抱而觉醒的现代人却陷入了另一景观中的迷惘。叔本华因欲望的痛苦而弃生，尼采因生命意志的匮乏而呼唤超人，弗洛伊德因原欲而焦虑，胡塞尔要求回到事物本身去发现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则在期待上帝中去诗意地栖居……

放逐理性的最终后果是人文精神的危机——生存意义的失落。伽达默尔试图通过与历史文本的视界融合使意义得以主观生成。德里达则通过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魔咒，使意义、价值、精神飘零散落于无底的棋盘。后现代主义则在这无底的棋盘上玩着不确定性和内在性的游戏。人类放逐理性的结果是走入了虚无主义的幽谷。

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从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期待到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的“哲学的终结”，人类难道真要像文艺复兴时代背弃理性神学的上帝一样，在现时代背弃理性哲学或形而上学吗？

西方哲学是个西方语言性事件，中西语言的内在差别造成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性差异。但是，各民族文化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也有其共通性，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怀疑研究西方哲学对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前车之鉴，后人之师。现代西方哲学是哲学思维代表自己的时代对现代化过程的关注、对人格力量的探索 and 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把握。现代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正在或将要遇到。作为严肃的理论工作者，研究西方哲学、关注我国的现实是当然的义务和责任。形而上学的现代困境正是西方社会困境的理论表现，如何使我国的文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避免类似的困境，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内在目的。另外，本书的论题暗示着东西方文化互补和融合的发展趋势，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将形成怎样的文化境域或许具有重要的启示。

CONTENTS

目 录

前 言001

导 论

形而上学的传统和现实001

一、形而上学的形成002

二、西方哲学中的两次转向006

三、科学主义思潮与形而上学015

四、现代人本主义形而上学019

第 一 章

生命意志论033

一、从理性本体到生命意志033

二、表象世界及其意志本体038

三、生命否定与悲观主义045

四、叔本华与康德的关系048

第 二 章

强力意志论059

一、价值重估与上帝之死061

二、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069

三、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075

第三章	精神分析论	087
	一、焦虑的自我	089
	二、原欲本体论	094
	三、集体无意识	100
	四、社会无意识	105
第四章	纯粹现象学	115
	一、现象学的形成、目的	116
	二、纯粹现象学的方法和理论	125
	三、纯粹现象学的基本原理	132
	四、从理念世界返回生活世界	142
第五章	存在之思	149
	一、海德格尔与传统	151
	二、基础本体论	157
	三、诗意的存在之思	169

	第 六 章	哲学解释学	185
		一、释义学历史概述	190
		二、释义学的转向	201
		三、哲学释义学	205
	第 七 章	结构崇拜与解构战略	229
		一、结构主义哲学	229
		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	241
	第 八 章	困境与超越	265
		一、无底棋盘上的游戏	266
		二、超越虚无、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	273
	参考文献		284
	后 记		288

导论

形而上学的传统和现实

在西方思想的语境中，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人对“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Alles Seiende ist im Sein）的惊讶。由此，“存在”（Sein）成了哲学的主题，“是什么”（Was ist）成了哲学的追问方式。关于“存在是什么”（Was ist Sein）的询问和思考以及由此获得的一切知识就是希腊的或西方的哲学智慧，由于这种理论化、体系化的知识之超验、终极和绝对的性质，哲学即形而上学。

人类求知的无限本性要求超越的本体论思考。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关于世界、上帝和人的存在的“第一科学”，对其他科学知识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先性。其中，关于存在的意义及其根本性质和法则的问题，关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应该遵守的有效规范的伦理问题，关于人类认识的范围、程度和方法等逻辑学、认识论问题，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支配着那些创造理性精神的希腊思想家了，并构成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和思想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宇宙之谜的解答、人类地位的确证和知识的增进，不应该听任于神话的隐喻和宗教的启示，而应该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通过直观洞见或冷静的逻辑分析和论证来获得。数千年来，哲学家们尝试建立各种形而上学体系以期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努力，一方面表明他们顽强不屈和不知疲倦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即哲学虽然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诚实劳作和努力，但却又是一种不断遭到失败的努力。这种逻辑上的两难境地与某种哲学理论运

思上的心理气质相结合，很可能由此滋生出乐观主义信念与悲观主义情愫的悲剧冲突。

从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的历史逻辑嬗变来看，在古希腊罗马晚期，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罗马的法制精神和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整合而融汇为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哲学和神学携手成为支配世界秩序和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孕育成熟起来的科学理性精神面前，基督教的神圣至上的宝座开始动摇。自 17 世纪以来，哲学亦开始在科学精神面前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到黑格尔为止的两个世纪中，哲学在对科学的自卫中建构自己并一直试图调和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精神。随着康德摧毁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批判地证明现代经验科学的正确性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王国的迅速崩溃以惊人的方式表明了形而上学的终结。但是，黑格尔的名言不容回避：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如果没有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就无法深刻地理解支配我们时代的科学并对由科学铸成的生活作出估价和判断。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问题并肩负起对人类生活进行规范和引导的责任，以不断获得对人类新的自我理解。

一、形而上学的形成

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人的“惊讶”，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一切存在者在存在中”这样的话使希腊人惊讶不已。由于希腊人的这种惊讶，哲学就有了起源，哲学就存在者之存在，询问和探求存在是什么，在 Was ist Sein（存在是什么）这一问题方式中，联系动词 sein 的名词化（das Sein）对哲学的形成是个决定性的事件。问存在“是什么”，实际上是把

存在当作了对象，即把存在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把握，因而，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知性逻辑认知态度特征。

追问“存在是什么”，标识着哲学的开端。由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Sein（存在）被当作了一个对象性范畴加以探究。关于存在问题的范畴体系称为 Ontologia（本体论或存在论）。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称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其宽泛的意义上，是指关于存在、知识和文化的最高的和超验的原则的哲学理论。这个术语是公元前一世纪著名学者安德罗尼克·罗德斯基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系统分类时提出来的，他把亚氏研究和讨论具体事物的本质、特性的论著归类并统称为“物理学”（Physics），然后把亚氏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第一哲学称为 Metaphysics，直译为“物理学之后诸篇”，中文取“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之意，译作“形而上学”。按照近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的划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类，理论哲学又划分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其中，形而上学主要包括“本体论”（Ontologia）和“宇宙论”（Cosmologia）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问题，如宇宙和谐及统一性、神灵存在及其启示、人的本质、美的实质、伦理道德规范的绝对性、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普遍必然性，等等。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首次提出“本体论”术语并为之下定义的是沃尔夫，“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 ÖY 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 ÖY 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 ÖY 在希腊文中是动词不定式或联系动词的分词，相当于德文中的 sein 或英文中的 to be，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意义，但“存在”或“是”则是其最基

本的意义。一般说来，本体论就是关于 Sein 这个范畴及与之相关范畴的哲学学说，换言之，凡讨论 Sein 这个范畴及与之相关范畴的哲学，一概被称为本体论哲学。由于巴门尼德首次提出并使用了 *estin*（相当于英文 *is*，德文 *ist*）这个重要术语，所以，巴门尼德哲学被视为本体论哲学的开端。在哲学思想的时间进程中，哲人们对“存在”的理解是有变化的，因而在本体论哲学的形式下所讨论的问题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但是，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和理论体系，这个形式则始终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ist* 的优先地位的确定，是形成“Sein”这个形而上学本体论范畴的前提。就此而言“存在”这个哲学范畴的形成，与 Sein 这个词语在语法上演变为一个空洞抽象的“不定式”是一致的过程，或者说，西方人对语言现象的语法学考察对哲学形而上学的形成是个决定性事件。在古代希腊人那里，语言表征并包含着源始的生活经验，因而语言被当作某种存在者加以把握。而语言首先被认为是在文字、符号和字母中存在着，把语言和词语当作存在者对象来表象和认识从而形成了“语法学”。语法学就是要在词语及其变化形态中寻找基本形态，形成语法结构，发现语法规律。就动词来看，一个动词依句子表达的人称、性、数、时态、语态各有不同的形态，不定式则是对不同形态动词的概括，是动词从句子中分离出来以后的独立形式。不定式这种语法形式的出现，不再表现其他动词所揭示的东西，不再表示任何确定的意义关系而成为一个“抽象的动词概念”，它连带着动名词、分词等语法现象的出现。语法学的成熟使西方语言越来越形式化和逻辑化，而“不定式”的出现正是西方语言高度形式化的一个标志。

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是在这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了的成熟的语言基础上产生的。一般认为，到巴门尼德时代，希腊语已渐趋成熟，各类词语形式也已经形成。巴门尼德就曾用三个希腊文表达“存在”：即

estin (ist/is), to eon (系动词的中性动名词或分词, das Sein/Being), einai (不定式, sein/to be)。巴门尼德由于使用了 estin, 被黑格尔视为哲学的开端, 但由于他还没有在哲学上把 estin 抽象成由不定式而来的动名词或分词化了的“存在”范畴, 海德格尔认为他不是哲学家, 他的 estin 不是一个哲学范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的 estin 看法上的差异表明了他们对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之见解的根本分歧(此处暂不论及, 留待第五章讨论)。这里需要进一步明了的是, 在巴门尼德之后,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常用系动词(eimi)的中性分词 On 或 Onta 来概括所有的 estin、eon 和 einai, 用 On 来表述“存在”。在他们那里, On 既有“存在着”这种动词的含义, 又有“存在者”这种名词含义。如此, On 这个分词成了表示形而上学中的先验的和超验的超越者的词语, On 作为独立的、普遍的、高度形式化了的“概念词语”成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Ontologia)据此(Onta)而构成。

概而言之, 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存在”(on、Sein、Being)范畴都是系动词或不定式“是”(einai、sein、be)的动名词化。西方语言中不定式“是”的形成及其进一步的动名词化, 也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形成、产生过程。由于在语言上把不定式(sein/be)改造成动名词(Sein/Being), “存在”(Sein/Being)就独立于语句并成为一存在者, 当人们追问“存在是什么”时, 哲学家就把 Sein 实体化, 把 Sein 当作一个对象研究了。或者说, 由于 Sein 的高度抽象和形式化, Sein 成了西方人的历史性此在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 而这种存在态度和生存方式就成为哲学的对象并表达在形而上学中。

进一步来看, 希腊人在对语言的语法学研究中, 常把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混淆起来, 用逻辑范畴来进行语法研究, 并把语言的语法范畴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由于语言的逻辑化, 以 Sein 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便具

有了逻辑本性。或者说，形而上学研究 and 讨论“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范畴，是围绕“存在”范畴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并随之形成一种逻辑方法；同时，体系的建立又依据这种逻辑方法。质言之，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建立以“存在”范畴的理性逻辑演绎为实现手段和方式。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最终完成者，他把以绝对精神为基础通过范畴演绎达到“存在”“本质”“真理”三者统一的思想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名之曰“逻辑学”。

真正说来，对于形而上学体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柏拉图。他首创了 On 这个范畴。On 范畴在柏拉图那里既表示“存在”这个理念本身，又可以表示一切分有“存在”、与“存在”结合的其他理念。在《巴门尼德篇》中，尤其在《智者篇》的“通种论”中，柏拉图试图以概念的逻辑推论方式讨论存在、动、静、同、异五个最高的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建立一个概念推演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亚里士多德继承柏拉图哲学的方向，正式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并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追问一切存在者之所以成为存在者的根据。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称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其核心是以逻辑推论的方式通过揭示本体与其他相关范畴的关系来讨论本体的规定性。从《范畴篇》由语词分类中概括出本体范畴到《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形而上学体系的初步形成，亚里士多德哲学所昭示给我们的是：形而上学的范畴主要是从语词所代表的概念的意义分类中得出的，而不是从对实际事物的直接观察中得出的。

二、西方哲学中的两次转向

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次变革或转向已成为当代哲学家把握哲

学发展线索的一种共识，即古代本体论→近代知识论→现代语言论。其中，“知识论转向”使哲学的基础从古代本体论变为近代知识论，从研究超验存在转为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语言论转向”则把近代哲学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研究变成了现代哲学对主体间交流和传达问题的研究，把对主体研究从观念、思想等心理学领域转移到人的生活世界意义的研究。人的生活世界是个意义的世界，意义需要理解，正是由于语言才使得意义理解成为可能的。因此，对语言的研究成为现代哲学的共同特点。对西方哲学中的两次转向的考察，是我们理解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的必要准备。

首先考察古代本体论向近代知识论的转向。

在传统哲学中，由于系动词 *sein* 的名词化使 *das Sein* 成为哲学的核心和主题。*Sein* 在不同语句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古代本体论阶段，“存在”范畴具有两种最基本的含义。一种是从 *Sein* 作为实义动词转化为动名词而具有的意义，如“*Ich bin*”（我存在）这种语言结构中的“存在”（*bin*），强调的是我这个存在物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表示某个存在物的实存（*Existenz*），它与缺乏相区别。另一种是从 *Sein* 作为系动词而具有的意义，如“人是理性动物”这种语言结构中的“存在”，强调现实中出现“人”这种存在，表示一个存在物的本质，即它所“是”的东西，与别的存在物相区别。实存，由于其表示的是事物在现实中出现的实际状况，体现了事物的变化方面；本质，由于其表示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区别，体现了事物的稳定方面。

Das Sein 的“实存”和“本质”两种意义的剥离及其相互关系的争论，成为传统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实存论者认为，在所有存在物中，实存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由于事物的实存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走出自身的过程，因而表现为不断变化的现象，由此决定的本质作为“实体”就是变化着的

本质。本质论者认为，本质先于实存并决定实存。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稳定不变的“实体”，实存只表示一个事物由此本质决定的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本身，而不再表示其在现实中出现的具体状况了。历史地看，实存与本质作为“存在”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以个别和一般的形式加以讨论，并成为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争论的主题。此后，笛卡尔和康德曾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过实存和本质的关系。但是，一般而言，从柏拉图开始的古代哲学发展中，基本上是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如果说构成“存在”之实存和本质二重要素其相互关系在历史上表现为本质决定实存的本体论，则这种本体论就是所谓的传统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本体论所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始自近代哲学中知识论的突现。根本说来，知识论是从形而上学内部对形而上学的反动，是把形而上学本体论转化为形而上学知识论。或者说，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或知识论对本体论的反动，其实质是在同一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的，因为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是同一的。

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被规定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巴门尼德那里表现为主客未分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二者的分离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在他那里，思维是主体，存在是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成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传统哲学就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需要指出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在本体论时期是初步的、不自觉的，因而主体认识客体本质的活动表现为本质自身的范畴演绎过程以及范畴演绎过程所遵循的理性思维逻辑规则。换言之，思维主体尚隐没于存在客体之中，本体范畴的演绎表现为逻辑主体（非自觉的思维主体）的展开过程。

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化，一方面是本体论哲学范畴演绎自身逻辑困难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以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形式的自觉和确定化为前

提。这造成了如下二重结果：以主体性原则的自觉化为标志的知识论本欲解决本体论范畴演绎的逻辑困难，以图从形而上学内部来改造本体论；但用思维主体取代存在本质作为考察问题的基点，最终导致知识论对本体论的反动。从存在中分离出主体以确立主体性原则，是理解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的关键。在“存在”的二重构成要素——本质和实存——中，实存意谓着存在物之存在的现实性，存在物之现实性即其可知性只有在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或可以理解的，因而，实存隐含着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本质意谓着存在物确定其为何物的规定性，本质作为规定性主要是指存在物的形式或本性。形式作为存在物的本质，不是某物显现而被感官或理智所看到的形式，而是主体赋予存在物的形式，因此，形式与主体的活动有关。总括而言，实存和本质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构成，其存在本身及范畴演绎的可能性以主体的剥离和自觉为前提条件。主体性原则得以建立。

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道路上进行的。理性主义以笛卡尔为开端，他的基本原则是“我思，故我在”。在本体论哲学中，“存在”的意义是在同其他范畴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在笛卡尔那里，“存在”的意义不是从范畴之间的关系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从反省当下“我思”中得出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使思维主体得以自觉和确立。在此基点上，笛卡尔基本上把本体论范畴作为知识论范畴接受下来，本体论的逻辑也就成了认识的理性。在此后的斯宾诺莎那里，范畴体系中的本体被看作是认识对象的实体，范畴则成了一切存在物所具有的思维属性，他虽然也坚持本体论范畴体系的逻辑推论方法，但却把思维推论看作是主体的理性认识及其思维活动过程。然而，经验主义则对于范畴体系的逻辑推演不感兴趣，把眼光固守于经验知识领域，对本体论持否定态度。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命题中，存在物之存在是以感觉经验来确证的，